

家庭珍藏本

割掉鼻子的大象

迟叔昌 于止 著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4 号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包括三个科学幻想故事。“割掉鼻子的大象”是写，若干年后，某城的马路上走过十几只没有长鼻子的大象，大家都七嘴八舌的瞎猜这些割掉鼻子的大象的来历。经记者访问，才知道原来这是畜牧专家新创造的“奇迹72号”大白肥猪。“没头脑和电脑的故事”是讲，一位爸爸为不肯用脑筋学习的孩子做了个电脑。电脑会算算题，会把老师讲过的东西一字不漏的记住，但是它只能机械的演算和背诵，结果闹了好些笑话。“失踪的哥哥”是写张春华的哥哥失踪15年了，有一天，在冷藏厂的速冻车间发现了被冻僵的张建华，后来由大夫施行了特殊的手术，把张建华救活了。

割掉鼻子的大象

迟叔昌 于止 著

目 录

割掉鼻子的大象.....	1
没头脑和电脑的故事.....	22
失踪的哥哥.....	45

割掉鼻子的大象

戈壁滩上的新城市

1975年8月23日,我为了采访大戈壁国营农场丰收的新闻,来到了戈壁滩上的一个城市里。这个城市的名字可特别,叫做“绿色的希望”。在五年前出版的地图上,还找不着这么个地名。可是现在,我已经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区的旅馆里。服务员提着我的手提箱,把我引进了一个不很大的、但是布置得很精致的房间里。

“同志,路上辛苦了,先休息一下把!”服务员给我倒了一杯水,又把窗帘拉开了。

“不,一点也不累。飞机又快又舒服。午饭还在北京吃的哩,想不到太阳还没有落山,我已经来到戈壁滩上了。”我走到窗子跟前。“你不忙招呼我,还是先把你

们的城市给我介绍一下吧！”

“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您是北京来的记者同志。”服务员笑了笑说。“请看，前面就是中央广场。广场对面那座白色的大楼是市人民委员会。大剧院就在那一边，看见没有？就是那座淡黄色的大楼，还是去年国庆节落成的呢！那边是农林牧学院，就在那座小山上，一大堆房子。百货大楼，少年文化宫，工人俱乐部，都在我们的旅馆后面。你出了大门，向右首拐个弯，就都可以看到了。”



我站在窗口上向下望。这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呀，简直跟花园一样！马路又宽阔又清静，两旁的白杨树给马路镶上了两条浓绿色的边。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个白石砌的花坛，美人蕉，大理菊，五颜六色，开得正热闹。向远处望，茂密的树林像一片绿色的海洋。一

座又一座的崭新的大楼，像海岛一样，浮在绿色的海洋上。这里不是戈壁滩吗？我在一本古老的地理书上看到，说这里黄沙连天，寸草不生。谁想得到今天的戈壁滩……

突然，一阵孩子的叫喊声打断了我的沉思。

“看大象去呀！看大象去呀！”

从马路的那一头，涌过来一大群孩子。他们一边喊，一边跑。许多大人跟在他们后面。

“什么？大象？哪儿有大象？”我问。

“不知道。我们这儿从来没有见过大象。”服务员回答。

“可能是动物园新到了大象。”我说。

“不会。这儿什么都全了，就是还没有动物园。”服务员回答。

街上的人愈来愈拥挤了，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小的，都朝着一个方向跑，真像过节日游行一样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真想不透。

“我得去看看！”

我一边说，一边跑出了房门。

割掉鼻子的大象

我挤到了人群里，拉住了一个红领巾问：

“上哪儿去呀，小朋友？”

“车站去！车站到了一大队大象哩！”

“大象？哪儿来的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他一边走，一边回答。

“来干什么？”

他不回答我，却指着前面叫：

“看哪，看哪，那不是来了吗！”

前面的人让开路来，大家都退到人行道上。可不是吗，十几只大象排成一队，在慢吞吞地走过来。

“都是一色的大白象呀！”一个孩子叫了出来。

是呀，这种白里透红的大象，连我也没有看见过哩。北京动物园里的大象都是灰色的。看呀，它们慢慢地愈走愈近了。又粗又短脚，“咚咚咚”地踏在水泥路面上，两只大耳朵一扇一扇，还发出“呼噜呼噜”的鼻息。胆小的孩子都把身子紧紧靠在大人身上。

“呀，奇怪！”站在我跟前的一个小女孩突然惊讶地叫起来。“这些大象怎么没有长鼻子呢？”

经她这么一提，我也奇怪起来了。这群大象的鼻

子都像割掉了一样，只看见两个黑洞洞的朝天鼻孔。还有奇怪的呢！……我不禁也叫了出来：

“咦！这些大象的大象牙到哪儿去了呢？”

“一定是亚洲母象，动物书上讲得很清楚，亚洲母象是没有大象牙的。”旁边的一个男孩子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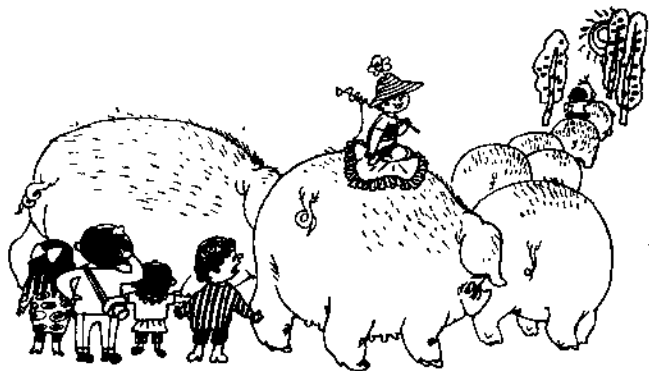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，”小女孩说。“我想它们可能是演马戏的。为了怕发生危险，所以把长鼻子和大象牙都锯掉了！”

“谁说是演马戏的！”

大家回头一看，说话的原来是骑在最后一头大象上的一个人。他挥了挥鞭子，又说：

“它们是国营农场的。”

“国营农场的？农场养大象干吗？”一个抱小孩的女人问。



“谁说是演马戏的！”

“一定是耕地用的。”一个老公公说。“古书上就说过，在四千多年前，我们的祖先曾经用大象耕地。”

“国营农场有的是拖拉机，还用得着大象？”小女孩说。

疑问一个接着一个。割掉鼻子的大象队伍慢慢地走过去了，我带着一连串疑问，回到旅馆里。

一封请帖

走到房门口，服务员同志递给我一封信：

“同志，您的信。”

我坐下来，把信封拆开，里边是一张请帖：

悦森同志：

知道你要到我们的农场来采访，我非常欢迎。

明天早上，我准备了一个奇迹来招待你。

李文建 8月23日

李文建！真没有想到，他原来在这儿。自从中学毕业分了手以后，我跟他就没有见过面。他是多么有趣的一个人的呀。在中学时代，我们俩都喜欢数学，喜欢物理，都参加了“巧手小组”。那时候，我们俩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幻想。有些幻想是实现了，凭我们自己的两只手。举例来说吧，我们就做成了一个只有手表大的

半导体收音机。冬天把它安在毛皮耳罩上，带着倒是挺舒服，不但能听广播，还管预防耳朵生冻疮。也有些幻想落了空。有一回我们想：为什么不能给双轮双铧犁安一个马达呢？我们就动手做了一个不太小的模型，也能走，可是犁头一插进泥里，轮子就只



不但能听广播，还能预防耳朵生冻疮。

会打空转，再也走不动了。

后来我们快毕业了，我问他：

“李文建，你考上了大学念哪一科？”

“畜牧！”他好像早考虑停当了。

“畜牧？”我挺奇怪。“你不是最喜欢数学和物理吗？”

“畜牧就用不着数学和物理吗？”他反问我一句。

“那么你呢？”

“进新闻系！”我其实也早就考虑停当了。

“新闻系？好，将来当记者，当编辑。可是对你来说，数学和物理可真用不着了！”李文建很惋惜地说。

“我才不这么想哩！看看报纸上吧，数目字和物理名词不是愈来愈多了？”这是我的回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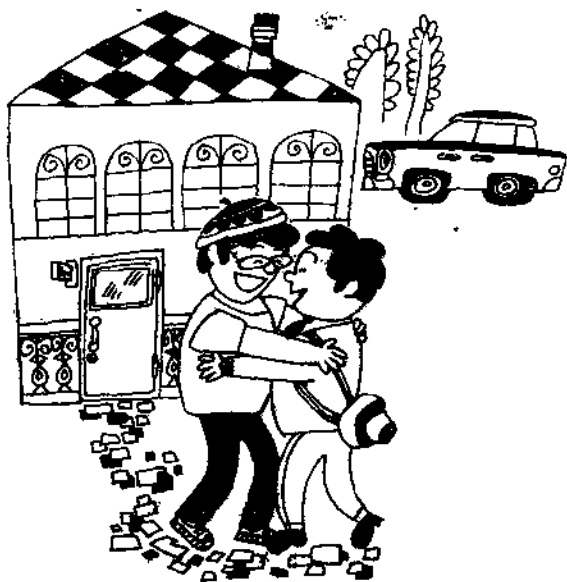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我们就分别了，从没有见过面。这一段有趣的对话，却至今还在我的耳朵边上。我的话，我在自己的工作里边得到了证实，尤其在采访工业新闻的时候，数学和物理的基本知识的确帮了我不少忙。可是搞畜牧到底用不用得着数学和物理呢？这回见了面，我得好好地问他一问。还有哩，方才看到的大象不就是国营农场的吗？我倒要代那些可怜的大象质问这位聪明的畜牧专家：为什么要把它们自己最爱惜的鼻子连同大象牙一起割掉了？我知道他的脾气，这一定是他出的主意。

指象为猪

“北京人”牌子的小汽车把我送到大戈壁国营农场畜牧科的办公室门前。

办公室的玻璃门推开了，走出来的正是李文建。他张开了两只臂膀说：

“欢迎，欢迎，记者同志，我的老同学！”



“欢迎！欢迎！”

来不及让我说话，李文建就把我紧紧地拥抱住了。他仍旧是那个老样子，热情，爽朗。

我几乎透不过气来，也不知道是太高兴了呢，还是他抱得太紧了。好一会儿我才挣脱了他的手臂，说：

“真想不到……”

“哈哈，想不到的事情多着哩！想不到戈壁滩上的早晨，空气会这样清新。想不到所谓黄沙连天的戈壁滩，会到处是一片希望的绿色。更想不到在这充满了奇迹的戈壁滩上，今天还会出现什么样的奇迹！”

“什么奇迹？”我记起了他给我的请帖。

“我们的相遇不就是奇迹吗？哈哈！我到这儿来不过一个月，而你，恰巧也赶到这儿来了！”

“你到这儿来的任务是……”

“你是记者，很明白，你的任务是采访新闻。我呢？也很明白，我是搞畜牧的，我的任务当然离不了喂牛，喂猪，喂羊。这么多年不见，咱们俩本应该谈谈家常。可是咱们还是先公后私，先让你的任务和我的任务结合起来。来吧，你不想采访一下我们的最新的工作成绩吗？”

李文建拉着我走过草地，来到一个大棚子前面。这个大棚子，样子有点儿像飞机库，单是一扇大门，就有四米多宽，五米多高。李文建一按电钮，这看去像钢板一样结实的大门，忽然像又薄又软的绸缎一样，立刻卷上去了。

“真是奇迹！”我不由得说。

“你说的是门吗？”李文建说。“这算不得奇迹。这门是用‘塑胶908号’做的。这种塑胶可以压成纸一样的薄片，软得可以卷起来，轻得几乎没有重量，可是又硬得连美洲野牛的角也顶不透。用来做牲畜棚子，真是最合适也没有了。这个大棚子的屋顶、墙壁、门，全部是用‘塑胶908’做的。我特地采用了这种材料，为了

节省屋架的钢料。”

“这就是你所说的最新的工作成绩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是，不是。”李文建笑笑说。“你忘了吗？”我的专业是畜牧，不是建筑师。当然，有时候也不得不兼顾一下，但是算不得什么成绩。我们的新成绩在棚子里面呢！请进去吧！”

一走进门，我们被一垛白里透红的肉墙给挡住了。

只见一个又粗又短的尖尾巴，在我的鼻子前面晃来晃去，扇起了一阵微微的风。

“看吧！这才是我们的新成绩，昨天才运到的。”李文建说。“跟你说了吧，我到这儿来的任务，就是在这戈壁滩上大量繁殖我们培育出来的这个新品种！”

“哈哈！”我笑起来了。“对一个新闻记者来说，这可不是新闻了。我早知道，这就是割掉鼻子的大象！”

“割掉鼻子的大象？”李文建诧异起来。“谁给起的这个古怪的名字？你难道没有看见木牌上写的吗？”

我抬头一看，木牌上写着一行大字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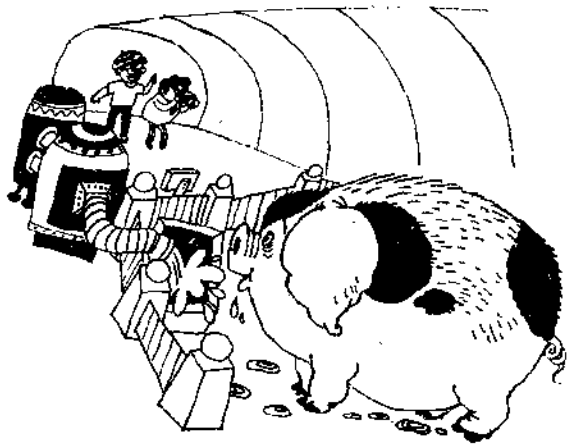
白猪——奇迹72号

“哈哈，割掉了大象的鼻子就当猪，这就是你的新成绩吗？”我笑着说。“古时候有个赵高，‘指鹿为马’，原来今天还有你这位‘指象为猪’的专家哩！”

“多愚蠢的笑话。我倒要向你提个意见。”李文建

突然严肃起来。“像你这样粗枝大叶，是不适宜做新闻记者的。还是仔细观察一下吧，我的犯急性病的记者同志！”

正说话间，那个大家伙转过身子来了。它的面貌，虽然我昨天已经领教过了——两个黑洞洞的朝天鼻孔，两只眯着的小眼睛，大耳朵一扇一扇地，像两把大蒲扇，——可是经李文建一提，这面貌与其说是大象，真不如说是猪。大象的额角要宽得多，两只眼睛要高得远些，再说，鼻梁上也没有这么多的皱纹。但是主要的不同，当然是这家伙没有长鼻子，也没有大象牙。我正在将信将疑，它忽然鼻子一掀，发出一阵“呼噜噜”的



那个大家伙转过身子来了。

声音。这声音分明是猪的鼻息，不过比普通的猪要响上七八倍。我不由得倒退了两步。

李文建笑了出来：“害怕了吗？放心吧。它是猪，不会像大象那样地突然发起脾气来。你不信的话，再看看它的脚吧！”

我低头一看，果然不错，分明是四个大猪蹄子，只不过比倒不大相称，显得又短又粗。可是绝不是大象那样的直统统的筒子腿。

在事实前面，我不能再怀疑了：

“我承认，的确是猪！真是奇迹！猪怎么会变得大象一般大的呢？”

“说来话长。我们且回到办公室里，坐下来慢慢地谈吧！”李文建说。

奇迹离不了科学

“我想，”我坐在沙发上，呷了一口加蜜糖的红茶，说。“你们的‘奇迹72号’，一定是大象和猪杂交的新品种。”

“杂交？当然，要培育新品种必须利用杂种。”李文建说。“但是要大象和猪交配，目前似乎还有困难。所以我们用的，是咱们中国最优良的四川白毛猪和英国

约克猪交配的杂种,同时还采用了许多别的方法来改变杂种的体质。中学时代学的解剖生理学,你大概还没有忘记吧?”

“当然不会忘记。”我一向是以我的记忆力强自豪的。

“那么你应该记得,脑髓下面有一个内分泌腺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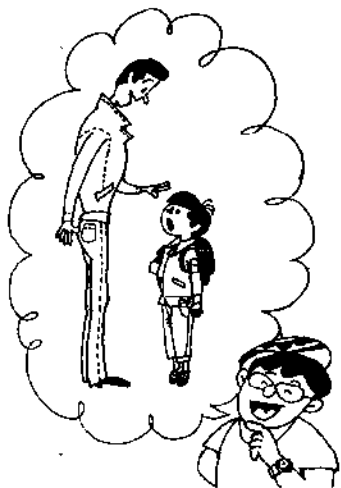
“叫脑下垂体。”我抢着说。

“对了,叫脑下垂体。这个内分泌腺的功能是……?”他好像故意要考我一考。

“它的前分泌一种促进生长的激素。有的人脑下垂体特别发达,分泌的激素过多,个儿就长得又高又大。我看到过照片,几乎

比普通人高出半个身子。”

“对了,我们走的路就是想法子刺激杂种幼猪的脑下垂体,促使它特别发达。开头,我们把各种各样的化学药品喂给猪吃,还给猪注射,结果全没有用。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物理的方法,就是用一种



一定波长的电波来刺激猪